

伊朗核危机的历史考察

姚大学

内容提要 伊朗核危机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本文¹认为伊朗的核开发从20世纪50年代启动,其间经历了核开发—核问题—核危机这样一个依次演进的历史发展轨迹。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伊朗核危机的关键是铀浓缩及其相关活动,争论的焦点在于伊朗坚持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还是谋求拥有核武器,本质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伊朗开始崛起的矛盾,其意义不仅是伊朗追求核武器能力挑战美国相对衰落的霸权,而且也在挑战世界安全与国际社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问题的应变能力。

关键词 伊朗 核开发 核问题 核危机

自2002年以来,伊朗核危机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甚至多次扬言要对伊朗动武,伊朗更是不断地放出“狠话”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处理该问题上也表现出自身存在的不足,世界各大国的不同立场则进一步加剧了该危机的复杂性。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写道:“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去了解过去。”^④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对于伊朗核危机这一当前国际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热点问题,本着“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这一方法,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一番梳理,可以勾勒出伊朗长达50年的核开发基本脉络,在此基础上揭示伊朗和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后来走向对抗的原因,探讨伊朗核危机的本质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其现状与未来走向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⑤。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量,伊朗核危机经历了核开发、核问题与核危机三个发展阶段。

¹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中东现代化进程研究”(NJSY07133)的阶段性成果。

^④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⑤ 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朗核危机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现状和对策研究入手的,真正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十分鲜见。本文循着伊朗核开发的历史轨迹,探究核开发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因素,力争还原这一动态历史发展的全貌,以便填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 伊朗核开发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审视,伊朗的核开发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伊朗核开发的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1957—1979年)。伊朗核能技术的获得是与美国对伊朗的援助同步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让原子能为和平服务”的著名演讲,为美国对外核援助开辟了道路。1954年美国修订了《原子能法案》,从而为对外核援助最终扫清了障碍。1957年美国又抛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国会向中东国家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允许使用美国军队帮助中东国家对付来自“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武装侵略¹。其中对伊朗的援助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信息等各个层面,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不断调整并得到加强,形成了事实上的特殊关系,双方在核能开发方面的合作就是这一特殊关系的重要结果和表现。经过多次谈判,美国与伊朗在1957年签署了关于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为伊朗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和一定量的浓缩铀,并提倡双方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的合作^④。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伊朗启动了核能研究与开发计划,动工建设1个核电站、6个核研究中心和5个铀处理设施^⑤。

伊朗最初的核研究仅限于基本核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研究生教育活动。1959年,巴列维国王下令在德黑兰大学建立核研究中心,后来该中心得到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持并开始建立一些关于辐射测量与辐射化学方面的实验室。1967年9月美国为伊朗提供了5.545千克的浓缩铀和112克钷作为反应堆的启动材料^{1/4}。10月美国为伊朗提供5兆瓦的池式反应堆。美国还给伊朗提供了一些标准型号的新型实验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实验室。

为了发展核技术,伊朗把几百名学生派往西欧和美国的大学学习,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也到国外接受培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量经过培训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返回伊朗工作。伊朗的一些大学也设立了与核研究及核技术有关的机构,到1974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其雄心勃勃的核计划时^{1/2},伊朗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核研究基础。

伊朗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启了核能项目以后,先后与德国、法国的公司也进行了核电站建设方面的谈判。1974年11月3日,伊朗和美国组建美伊联合委员会,以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特别是核能和电力方面的合作。双方还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规定伊朗与美国公司进行建设8个核反应堆的谈判,由美国为这些反应堆提供所需的浓缩燃料。此前,伊朗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一个附属公司克拉夫特威克联合公司(Kraftwerk Union)达成协议,由该公司在布什尔为伊朗建造两个发电量为1200兆瓦的压水反应堆;法国的法马通公司在阿巴斯港为伊朗建造两个发电量为900兆瓦的反应堆。该协议规

¹ 安维华、钱雪梅:《美国与“大中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④ 美国国务院:《伊朗核问题和平协议》,《国务院简报》第36期(1957年4月15日)(US Department of State, “Atoms for Peace Agreement with Ira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6),第629页,转引自丹尼尔·庞曼:《发展中国家的核力量》(Daniel Pomeroy, *Nuclear Pow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伦敦1982年版,第84页。

^⑤ 刘强:《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1/4} 《美国对伊朗提供核原料》(US Supplied Nuclear material to Iran),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1980年1月29日,参见<http://nsarchive.gladwyck.com>。

^{1/2} 1974年3月,巴列维国王宣布伊朗要尽可能将其核电总量提高到2.3万兆瓦,并将这一目标的截止日期初步定为1994年,后来略有变动。

定由法国和德国为其提供开始阶段和未来 10 年所需的浓缩铀。这一时期,伊朗原子能组织的财政预算也由 1975 年的 3080 万美元增长到 1976 年的 10 亿美元¹。到 1979 年布什尔核反应堆停止建设时,第一座反应堆完成了 75%—85%,第二座完成了 45%—70%,90% 的零部件已经运达^④。

这一时期伊朗的核开发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美国支持伊朗核开发是以冷战战略和获取石油资源为目标的。早在 1949 年 10 月巴列维国王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杜鲁门总统就告诉他应设法维护伊朗国内的稳定,确保双方合作的进行。1962 年肯尼迪总统还拒绝了巴列维国王要求扩大双方军事合作的请求。由于伊朗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巴列维国王于 1965 年夏访问了苏联,以寻求援助。在与美国大使谈及他莫斯科之行的时候,国王表示从那时起,伊朗将会实现军事和经济的独立^⑤。有鉴于此,美国又加强了对伊朗的援助力度,以确保美国与伊朗特殊的双边关系,防止伊朗走向完全独立。到了尼克松时期,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实现了巨大的突破,美伊两国甚至达到了近乎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为美国确保了北层阵地和获取伊朗石油资源的目标。其次,完全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设备。伊朗核研究的启动以及初期的开发完全依赖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从西方进口核研究所需的研究型反应堆和核原料,由西方对核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所建核电站也完全由西方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再次,以建设民用核电站为主,表达了对核武器的诉求。追求能源替代和能源多样化是与伊朗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努力相一致的,1974 年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曾作过评估,预计到 1994 年伊朗将需要 2 万兆瓦的电力^{1/4}。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伊朗开始实施大规模核电计划,打算在全国建造 23 座核动力反应堆。因此,这一时期伊朗的核开发主要是围绕核电技术为主的。但是,巴列维国王也是一位拥有地区大国诉求的君主,他也曾表达过拥有核武器的愿望,1974 年 6 月他说伊朗将拥有核武器,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快得超乎想象。随后,他又出面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并强调不但是伊朗,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获取原子武器的计划都应该受到制止^{1/2}。1975 年 2 月,他又说伊朗没有获取核武器的意图,但是如果一些小国开始建造,那么伊朗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政策^{3/4}。自从伊朗进行核开发伊始,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就存有争议,而伊朗国王做出的上述表达更是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伊朗核开发的缓慢发展阶段(1979—1988 年)。1979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的核开发计划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所有的核设施建设几乎都被停止;核设施核原料的进口来源发生了转移,进口受到抵制;无法直接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导致核技术方面的相对落后。但是,1980 年以后,伊朗就放弃了对核开发的抵制态度,恢复了对核开发的支持,特别是革命以后,伊朗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促使其重新考虑核项目,于是,核电站建设被赋予很大的优先权。宗教学者们意识到,破坏伊朗

¹ 美国能源研究与发展部:《伊朗:核计划》(United States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Iran: Atomic Energy Program*),1976 年 10 月,第 3 页。

^④ 丹尼尔·庞曼:《发展中国家的核力量》,第 92 页。

^⑤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Mustafa Kibaroglu: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中东研究》2007 年 3 月。

^{1/4}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中东研究》2007 年 3 月。

^{1/2} 约翰·K·库利:《卷入核问题的人会更多吗?》(John K. Cooley, "More Fingers on Nuclear Trigger?"),《基督教科学观察》(*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74 年 6 月 25 日;参见安妮·汉森·卡恩:《近核国家的核不扩散——核抉择:以伊朗为例》(Anne Hessing Cahn: *Determinants of the Nuclear Option: The Case of Iran,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Near-Nuclear Countries*),剑桥巴林杰出版公司 1975 年版,第 199 页。

^{3/4} 安妮·汉森·卡恩:《近核国家的核不扩散——核抉择:以伊朗为例》第 199 页。

原子能组织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¹。因此,伊朗不断突破国际环境的限制,核开发在困顿中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并为20世纪90年代核开发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核开发合作的范围方面,在与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公司就恢复布什尔和达尔克霍因核电站建设的谈判失败以后,伊朗感到西方不会将敏感的核技术提供给伊朗,于是被迫寻找其他技术与原料的供应者。经过外交努力,伊朗的核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巴基斯坦、阿根廷、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印度和苏联等国都曾与伊朗发生过核开发方面的交往。中国在恪守核不扩散条约的前提下,对伊朗和平开发原子能的计划也给予了一定的援助。由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受到制裁以及缺乏工业国家的合作,伊朗逐渐积累起独立的研发经验^④,这对伊朗的核能开发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核开发设施和原料的进口方面,1982年3月,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负责人宣布,该中心将恢复核技术的进口^(四)。1984年,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国为其提供了一座研究型反应堆。1985年伊朗和阿根廷签署了一项核合作协议,阿根廷同意为伊朗提供浓度为20%的浓缩铀。1987年阿根廷为德黑兰核研究中心提供了同浓度的浓缩铀。当然,从这一时期伊朗核设施进口情况来看,显然没有达到巴列维时期的进口规模。

在核技术的引进与人员培训方面,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送出1.5万—1.7万名学生到国外接受与核开发技术相关的培训^{1/4}。1987年,伊朗与巴基斯坦签订核合作协定,39名伊朗核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到巴基斯坦接受进一步的深造。同年,伊朗与阿根廷签订了一个价值550万美元的浓缩铀协议,其内容也包括伊朗科学家在阿根廷的约瑟·巴拉西奥核能研究所接受培训。除了人员培训以外,伊朗还通过各种手段吸引流亡海外的伊朗核科学家回国。1985年,伊朗邀请海外的伊朗科学家于1986年3月回国参加一个会议,其全部费用由政府负责^{1/2}。

总之,这一时期伊朗仍在有计划地进行核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间伊朗核开发大体上是按实验室研究阶段、试验型反应堆建造阶段以及建设核电站阶段依次循序渐进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在环境的限制,伊朗核开发在困顿中缓慢前行。

第三,伊朗核开发的快速发展与核问题的产生阶段(1988—2002年)。两伊战争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国家迎来了再次起步的良好机遇期,伊朗的内政外交也表现出更大的活力,从而为其核开发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拉夫桑贾尼任总统后,伊朗先后与德国、西班牙和巴西等国商谈布什尔核反应堆的重建事宜。1992年,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开始向伊朗提供核反应堆。1993年,中国同意为伊朗在达尔克霍因建造一座核反应堆,但要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监督。1995年1月,伊朗同俄罗斯签订了建造布什尔核电站1号机组的合同^{1/4}。1999年5月24日,《伊朗报道》指出,俄罗斯原子能部正在俄罗斯核技术公司为伊朗培训38名核能专家。还有媒体称2002年伊朗共有300

¹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中东研究》2007年3月。

^④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中东研究》2007年3月。

^(四)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中东研究》2007年3月。

^{1/4} 肯尼斯 R. 提姆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为例》(Kenneth R. Timmerman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Cases of Iran, Syria and Libya, Los Angeles*),洛杉矶1992年版,第43页。

^{1/2} 肯尼斯 R. 提姆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为例》,第41页。

^{1/4} 《俄罗斯可能赢得为伊朗修建第二座核电站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网站, <http://www.caea.gov.cn/n602669/n602674/n602695/n602701/34320.html>。

名核专家在世界各地进行培训,其中大多数是在俄罗斯¹。除了到国外接受培训以外,伊朗大学核领域的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沙希德·贝赫希提大学的马哈茂德·礼萨·阿哈米里博士说:“当前,伊朗大学共有 45 个涉及核领域的院系,作为长期目标的中期规划,这一数量将达到 80 个。现有的核研究中心将由 8 个增加到 15 个。而且现在拥有 450 个核领域的研究生(多数为工程师),这一数量在未来将增加到 1500 人。”^④可见,伊朗的核技术人才培养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并正在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核技术人才的培养是伊朗未来核开发的巨大潜在力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整个 90 年代,与伊朗发生过核设备交易的还有阿根廷、南非、中国^④、俄罗斯、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多个国家。

伊朗核开发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1992 年,美国一方面声称在伊朗并没有发现任何秘密核设施,伊朗不会走萨达姆·侯赛因的道路;另一方面国会通过了伊朗—伊拉克武器不扩散法案,禁止向这两个国家出口核设备与技术。在美国的压力下,与伊朗进行核设备交易的一些国家被迫将已经签署的订单取消,如俄罗斯、印度和阿根廷等。1993 年在北约讨论应对核威胁策略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建议北约应制订改进情报网络的计划,以便掌握伊朗等国已经获取或正在努力寻求的技术或核武器。1995 年以后,美国开始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对伊朗的核援助。同年 4 月 30 日在世界犹太人大会上克林顿宣布,他将终止全部美国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包括美国公司向伊朗购买石油,这超过伊朗石油出口的 20%,总价值大约 400 亿美元。克林顿还说,他将对其盟国施压,使他们也采取相同的制裁措施^{1/4}。1997 年,美国要求与俄罗斯组成联合控制体系,以加强对布什尔核反应堆的监督。2000 年 2 月,美国通过立法,授权制裁所有与伊朗进行生物、化学和核武器合作的实体^{1/2}。这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

面对美国的制裁,伊朗沉着应对,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既避免了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对抗,又为本国的核开发拓展了空间。一方面伊朗否认美国对其发展核武器的指责。1990 年当美国情报部门指责伊朗正在寻求获取核武器能力时,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回应说伊朗将遵守核保障监督。在会见国际原子能组织总干事汉斯·布雷克斯时,拉夫桑贾尼赞扬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安全和武器控制方面所做的工作,并指出仅仅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是不够的,有些国家将不会遵守国际规则,而伊朗不会如此^{1/4}。1995 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礼萨·阿姆罗拉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国家力量不是基于核武器,我们也不需要它们(核武器),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在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有用。当被问及

¹ 《伊朗会在 2005 年掌握核武器吗?》《情报通讯》(“Will Tehran Master Nuclear Bomb Technology By 2005?” *Intelligence Newsletter*), 2002 年 1 月 3 日全文,参见, <http://www.lexisnexis.com/>

^④ 阿哈米里博士在 2005 年 3 月 5 日德黑兰核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提交的题为《伊朗和平的核计划:需求和动力》的论文。

^④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在遵守相关国际条约的前提下,与伊朗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包括向伊朗出售部分核设备。1995 年以后,中国为了表明对防止核扩散的态度,减少了对伊朗的核设备出口,到 1997 年则中止了向伊朗提供核援助的大部分协议。

^{1/4} 安·迪罗伊:《总统会终止与伊朗的所有贸易》(Ann Devroy, “President Will Ban All Trade With Iran”),《华盛顿邮报》1995 年 5 月 1 日。

^{1/2} 《伊朗核事记》《风险报告》(“Iran Nuclear Milestones”, *The Risk Report*)第 4 号第 6 卷,2000 年 7—8 月,参见 <http://www.wisconsinproject.org>

^{1/4} 吉姆·曼:《伊朗核计划让美国担忧》(Jim Mann, “Iran’s Nuclear Plans Worry US Officials”),《洛杉矶时报》1991 年 1 月 27 日。

伊朗拥有大量的石油储量,为什么还发展核能时,礼萨·阿姆罗拉希回答说,我们发展各种可能的能源,如水、太阳能和风能等,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能燃烧所有的原生燃料储备用来发电,这也会导致附加的环境污染¹。礼萨·阿姆罗拉希还对比美国在巴列维时期与现代的不同政策,进而揭露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本质。另一方面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监督。1993年11月15日到21日,国际原子能组织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常规的秘密检查,伊朗媒体称伊朗并没有想成为核武器国家的野心,而且伊朗的国家政策也反对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4年,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说,近来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核查工作证明了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本质,莫斯科将扩大与伊朗的核合作关系,因为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核查报告证明,伊朗在核领域的行为是善意的。俄罗斯一直坚持认为,俄伊核合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完全用于和平目的^④。1995年3月17日,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新闻官员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国际原子能组织监察工作的合作是非常特别的,大大超出了一个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所能做到的。正是由于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核查工作,使得伊朗的核开发获得了合法性。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多次重申发展核能的决心,并与俄罗斯展开了积极的磋商,使得俄罗斯驻伊朗大使表示,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俄罗斯仍将继续与伊朗展开在核领域的合作,莫斯科不会接受美国关于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任何建议,特别是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⑤。虽然俄罗斯与伊朗的合做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合作中俄罗斯也有将伊朗核开发限制在一定程度的考虑,但是,伊朗成功地利用与俄罗斯的关系获取到了必要的核援助。

伊朗利用有利的内外环境,加速发展核开发计划,提升了核开发的水平,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并招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了伊朗核问题的产生。但是伊朗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没有与西方国家发生直接的对抗,加上西方国家也没有掌握伊朗开发核武器的充足证据,因此,核问题虽然产生但并没有发展为一场核危机。

二 伊朗核危机的发展演变

2002年以后,伊朗核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伊朗核开发并非是突然出现在历史进程中的新现象,它有其自身发展的长期历史轨迹。在现代汉语中,所谓“问题”是指需要解决的疑难和矛盾,按照这样的定义来理解,巴列维时期的核开发是在与美国合作的状态下进行的,并没有构成需要解决的“疑难”,也未与其他国家的具体利益相抵触而引发“矛盾”,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用“核开发”一词来表述。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都调整了相互关系的准则,双方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之中,特别是伊朗偶尔表达出对核武器的诉求严重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既得利益,威胁到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国际格局,于是,伊朗核开发才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疑难”和“矛盾”,表现为伊朗对核能的渴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地区战略的对抗,伊朗核问题才得以产生。在此后的20多

¹ 《伊朗官员否认有核武器计划》,《新苏黎世报》(“Iranian Official Denies Existence of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Neue Zürcher Zeitung*) 1995年2月; FBIS文件 FTS19950502000035 1995年2月。

^④ 《俄罗斯可能赢得为伊朗修建第二座核电站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网站, <http://www.caea.gov.cn/n602669/n602674/n602695/n602701/34320.htm>。

^⑤ “驻伊特使团评论”,RIB电视台(德黑兰) (“Envoy to Iran Comments”, RIB Television First Program Network), 1995年4月17日; 见 FBIS文件 19970422003069, 1995年4月17日。

年间,伊朗与美国在核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博弈,虽然双方的问题、矛盾难解难分,但始终没有恶化到危机的状态,在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以后,美伊关系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但是,“9·11”事件后伊美关系重新陷入僵局。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责伊朗是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之一¹。2002年8月15日,伊朗反政府组织“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媒体披露,伊朗自2000年开始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秘密建造两座核设施。12月美国公布了这两处核设施的卫星照片,称伊朗可能借此建造核武器。从这时开始伊朗核问题发生了变化,引发了一场核危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危机”指的是潜在的祸害或危险;严重困难的关头;危险的机关——杀敌或捕猎的器具。伊朗核危机恰恰表现在这3个层面上: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伊朗的核开发构成了对其中东利益的挑战,如果不阻止伊朗的核计划,这种潜在的祸害或危险就会成为客观的事实。对于伊朗而言,核问题的升级将国家引入困境之中,随着美国对伊朗的不断施压,伊朗的内政与外交处在严重困难的关头。伊朗核危机就像一颗烫手的山芋,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

自伊朗核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多次放出战争威胁,不断加剧了局势的紧张氛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进行核查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欧盟三国的从中斡旋更显得力不从心。到目前为止,伊朗核危机何去何从仍未有定数。纵观2002年以来伊朗核危机事态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初现曙光阶段(2002年8月—2004年11月)。伊朗两处核设施被曝光以后,伊朗总统哈塔米宣布:“我们已经发现并开始提取铀……我们坚持为了民用的目的而使用核技术。”^④伊朗核危机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了5次核查,其结果认定伊朗不仅成为世界上能够制造气体离心机的十个国家之一,而且也具备了生产浓缩铀的能力。3月3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哈桑·鲁哈尼对这一结果予以确认,指出伊朗科学家已经掌握了铀浓缩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拥有核武器^⑤。6月16日,巴拉迪在提交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伊朗未能履行其在核安全保障协议中的义务。10月19日,伊朗总统哈塔米首次表示,如果伊朗发展民用核开发计划的权利得到保障,伊朗愿意放弃被西方国家怀疑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项目。12月18日,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萨利希代表伊朗政府在总部维也纳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允许核查专家对其核设施实施突击检查。

2004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第二代浓缩铀离心机的设计图纸以及离心机配件,而伊朗未曾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过这些内容。6月18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对伊朗未能“充分、及时和主动地”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表示遗憾^⑥。伊朗对该决议深表不满,并宣布将恢复浓缩铀离心机的组装以及零部件的制造工作。由于伊朗的强硬态度,欧盟三国希望通过援助的方式让伊朗放弃核计划,11月6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欧盟三国承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¹ 安维华、钱雪梅:《美国与“大中东”》,第436页。

^④ 《哈塔米说伊朗开发铀是为了核电站》(“Khatami says Iran mines uranium for nuclear plant”),路透社2003年2月9日,参见<http://www.iranexpert.com/>。

^⑤ 《伊朗中部两处核设施即将投入运行》,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3-03/04/content_756121.htm。

^⑥ 《核不扩散条约在伊朗的实施》(“Implementation of the NPT Safeguards Agreement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Board/2004/gov2004-49.pdf>。

所赋予伊朗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重申现在和将来都不试图获取核武器,保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合作并对其完全透明。11月22日,伊朗宣布中止一切浓缩铀活动¹。伊朗核危机曙光初现。

第二,陷入僵局阶段(2004年11月—2005年8月)。虽然伊朗采取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态度,但并没有赢得美国的信任。2005年1月17日,布什总统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继续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美国不排除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伊朗外交部则表示将有力地反击一切敌对行动^④。

伊朗一方面回击美国的种种指责,另一方面仍回到谈判桌上与欧盟三国举行会谈。从2005年1月4日到4月29日,双方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无果而终。欧盟威胁将把伊朗核危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伊朗谈判代表鲁哈尼则表示,伊朗将重启铀浓缩活动。8月5日,欧盟的新建议出炉,其核心内容包括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检查,伊朗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其核能开发所需燃料由外国提供以及停止建造重水反应堆等。8月10日,伊朗揭开伊斯法罕核转化设备上所有封条,铀浓缩活动重新恢复^④。这样,各方在解决伊朗核危机上的立场渐行渐远,谈判陷入僵局。

第三,强硬对抗阶段(2005年8月至今)。2005年8月以后,各方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在2005年8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了伊朗开发核能的和平立场,并提出了一些增加伊朗核开发透明度的建议。2005年9月2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欧盟三国提出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认定伊朗已多次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相关义务,并决定在“未来不确定的时间”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1/4}。内贾德针锋相对地表示伊朗不惧怕将核问题提交联合国,伊朗的核立场不会改变,直至完全掌握民用核技术。

2006年1月,伊朗宣布恢复核燃料研究,国际原子能机构派人到伊朗监督了此次恢复重启工作。伊朗政府发言人伊尔哈姆称,恢复核燃料的研究工作不存在任何法理上的阻碍,因为伊朗原本就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中止这些研究活动的^{1/2}。伊朗此举引起了欧盟三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建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以便对伊朗实施制裁。内贾德表示即便是提交联合国,伊朗也不会停止已经启动的核研究工作。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之前停止与浓缩铀相关的活动。伊朗表示安理会的决议无法接受^{1/4}。1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737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一系列与其核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禁运、冻结资产和监督相关人员出国旅行等制裁措施^⑤。2007年3月24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747号决议,扩大了对伊朗制裁的

¹ 《详讯:伊朗如期中止一切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新华网,2004-11-22,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4-11/22/content_2247102.htm。

^④ 伯涛:《导弹:伊朗反击美国威慑的“王牌”》,人民网,2005-02-02, <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42963/3161971.htm>。

^④ 朱丽涵:《伊朗核问题再起风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http://www.idpc.org.cn/gbba/view/gjjj/29.htm>。

^{1/4} 《背景资料: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02/02/content_4130727.htm。

^{1/2} 《伊朗正式揭开核封条》,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1/11/content_4036193.htm。

^{1/4} 《第1696(2006)号决议 2006年7月31日安全理事会第5500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6/s1696.htm>。

^⑤ 《第1737(2006)号决议 2006年12月23日安全理事会第5612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6/s1737.htm>。

范围,要求伊朗在 60天内暂停所有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¹。内贾德称联合国安理会“即使通过千百份这样的文件,伊朗的立场也不会改变。伊朗人民寻求和平合法利用核能的步伐决不会停止哪怕一秒钟。”^④2008年 3月 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1803号决议,决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核计划及其相关领域的制裁^⑤。对此,伊朗表示联合国的决议没有意义。7月,美国、以色列等国与伊朗的争执日渐加剧,双方不仅放出“狠话”,还采取军事演习等措施。伊朗总统内贾德 7月 13日表示,如果任何敌人想借伊朗的核计划发动袭击,伊朗将“砍掉敌人的手”^Ⅳ。

伊朗先后 4次拒绝安理会的决议,3次超出安理会规定的最后期限,采取强硬的立场。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强硬态度很难有大的改变。

三 伊朗核危机的历史考量

伊朗核开发从 20世纪 50年代启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导致了如今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核危机难题。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考量伊朗核危机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主体层面——伊朗。伊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曾拥有过波斯帝国时期的鼎盛和伊斯兰阿巴斯王朝时期的辉煌,但自从迈入近代门槛以来,伊朗就开始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从此,民族主义一直是伊朗向前发展的精神内核,特别是 1935年巴列维王朝将国家的名称由波斯改为伊朗后,更加昭示了其探寻民族历史的愿望。礼萨·巴列维时期伊朗多次放出要成为世界级大国的豪言壮语,具有重大经济和军事价值的核开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伊朗一直强调其开发核能是为了民用的目标,即解决伊朗的电力供应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伊朗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而伊朗国内丰富的铀矿资源也为这样的思考提供了物质基础。当然,伊朗希望拥有核能力也不排除地缘战略安全的考虑。一是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衡能力,因为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使用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造成了伊朗军队和平民的大量伤亡,伊朗必须思考未来对伊拉克采取的反制能力,核武器无疑是一种优先的选择。二是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使得伊斯兰国家在与以色列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或许会重新思考它在和平进程中的立场。三是对可能发生的美国入侵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核问题升级为核危机以后,美国多次表示要用武力改变伊朗政权。核武器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伊朗与美国谈判的资本。四是对东部边界的保卫能力,东部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错综复杂,德黑兰一直以来对它的东邻疑虑重重,巴基斯坦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迫使伊朗从现实主义的态度出发考虑其国家安全利益^Ⅴ。

¹ 《第 1747(2007)号决议 2007年 3月 24日安全理事会第 5647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7/s1747.htm>。

^④ 《伊朗总统重申不会停止核计划》,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7-03/26/content_5895181.htm。

^⑤ 《第 1803(2008)号决议 2008年 3月 3日安全理事会第 5848次会议通过》,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8/s1803.htm>。

^Ⅳ 《美以正考虑对伊朗动武内贾德警告“砍掉敌人手”》,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j/ywdd/news/2008/07-14/1311084.shtml>。

^Ⅴ 纳德·恩特萨尔:《伊朗安全挑战》(“Nader Entessar: Iran's Security Challenge”),《穆斯林世界》(The Muslim World) 2004年第 94期。

第二,核心层面——伊美关系。美国在伊朗核开发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核计划的启动到遏制政策,再到近年来的核危机,各个阶段都留下了美国政策的印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经历了盟友般的友好到相互敌视,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冷战时期美国将伊朗纳入其全球战略来考虑,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等手段来实现伊朗政权的稳定,保障这一地区的安全,以将伊朗纳入其战略轨道。正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巴列维国王才将其核计划不断扩大,甚至产生了制造核武器的念头,特别是尼克松任内,美国和伊朗的核合作极大地鼓舞了国王开发核项目的热情。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使伊朗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双方的核合作终止。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态度上的剧烈变化表明,对国王来说是好的东西,对伊玛目来说却充满敌意,特别是在核领域¹。1979年以后,伊朗核开发遭到了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双方关系由盟友转变为相互敌对。因此,伊朗核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伊朗与美国相互对抗的结果,伊朗核危机的核心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合法性层面——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首批签字国之一,1970年经伊朗议会批准该条约正式生效,1974年5月15日,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的《保障协议》生效^④。此后,伊朗与国际社会围绕核问题的是是非非都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内展开的,该条约是伊朗进行核开发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指责伊朗核开发的重要依据之一。后来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欧盟3国的核谈判也都是从这一条约中寻求法律依据的。因此,该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伊朗核危机无法解决的原因之一。因为该条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诸如对无核国家的不平等性;部分条款的模糊性;应用范围的有限性;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军用与民用问题上的矛盾性等。该条约承认伊朗为和平目的而研究、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也是伊朗在核谈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而美国和欧盟关注的则是该条约安全保障下伊朗核开发目的的不确定问题,这就使得伊朗核开发的合法性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第四,外围层面——国际社会。伊朗核开发启动伊始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广泛的交往关系,巴列维时期与联邦德国和法国的公司保持着合作关系,并入股欧洲气体扩散组织(EURODIF)。伊斯兰革命以后,为了突破美国的遏制,伊朗更是加强了国际间的交往,伊朗核开发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但是随着伊朗核问题走向危机化,便产生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即关于国际社会的信任问题以及在伊朗核危机上国际间的利益争斗问题。欧盟积极参与伊朗核危机的解决,以表明其对中东政策的回归;俄罗斯希望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反对对伊朗动武和扩大制裁;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核开发密切关注,并表示要追随伊朗的示范效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将目光也转向中东,担心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因此而触发。总之,伊朗核危机已经不是伊朗自身的问题,也不再完全从属于大国政治,其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国际社会的层面。

从以上四个层面可以看出,当前核危机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并不是近年才存在的,而是长期以来国际格局变化、各种国家利益重组的结果。伊朗欲借此问题伸张其国家利益,美国想通过此危机重塑全球霸权,欧盟参与其中是为了扩大在中东的影响,俄罗斯发挥作用是为了实践大国梦的回归。

¹ 穆斯塔法·坎巴若格卢:《从历史和西方的角度看伊朗核抱负》(“Muskafa Kanbarglu, Iran's nuclear ambition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West”),《中东研究》2007年3月。

^④ 安妮·汉森·卡恩:《近核国家的核不扩散——核抉择:以伊朗为例》(Anne Hessing Cahn *Detemnants of the Nuclear Option: The Case of Iran,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Near-Nuclear Countries*),伦敦1975年版,第187页。

正是因为伊朗核危机这一焦点之中凝聚了多重矛盾,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超越核危机本身而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历史框架下进行考量。笔者认为解决伊朗核危机以下两个难点问题难以回避。

首先,国际格局的不合理与国际关系的不平等。“二战”以来世界形成了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格局,伊朗核危机与这样的国际格局发展密切相关。伊朗核开发的启动是服从于美国与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间的冷战,伊朗核开发从开始就处于对霸权的从属地位。伊朗核开发从“问题”到“危机”的升级也是霸权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结果,特别是“9·11”以后,美国奉行进攻型的安全战略,企图消除危及美国霸权的一切安全隐患,伊朗核危机其实只是美伊长期形成的矛盾的一个缩影。伊朗核开发被要求在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该条约本身就是国际关系不平等的体现之一,这一条约实际上承认了主权国家的不平等,因而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挑战。伊朗核危机的解决最终将倾向于大国之间的博弈,当前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国间在此问题上利益不一致的结果。如果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大国利益在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合流,那么伊朗核危机的解决也就为期不远了。因此,只要这样的国际格局继续维持,这样的国际关系框架仍然存在,伊朗核危机就很难得到公正的解决。

其次,核阴影下的国际安全。冷战时期是人类战略威慑思想得到全新发展的时期,冷战一词本身也包含战略威慑的含义,而“二战”以后核武器的发展将这一战略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伊朗的核追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后来,随着巴列维现代化改革陷入困境以及王朝的崩解,伊朗的国际实力受到打击,但是扩大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这一目标始终未变。要称雄海湾,除了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外,强有力的军事威慑力不可或缺。因此,核能力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西方国家的情报数据多次显示,伊朗在进行秘密核武器开发,这种指责恐怕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核武器毕竟可以弥补伊朗常规武器落后的不足,极大地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和对外交往的成本。与战略核威慑相联系,使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国家安全。长期以来人类实现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式有通过外交谈判化解或暂停现有的冲突或危机;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或构建集体安全来防范可能发生的危机;裁减军队和武器控制以及建立具有约束性的国际组织;等等。然而伊朗核危机的发生恰恰构成了对原有国家安全观的挑战,这一危机说明外交谈判和国际组织内的对话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伊朗发展核武器也没有带来战略威慑下的和平,相反却使国家处于战争的边缘。因此,伊朗核危机的解决必须伴随伊朗和国际社会对国际和国家安全观念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伊朗核危机的本质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伊朗渴望在地区崛起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伊朗的核开发受到了美国的制约,核问题升级为核危机以后,更是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特别“关照”,伊美关系问题是决定危机冷热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冷战时期,美国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之一,其强大的经济、军事所代表的综合实力保证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执行力,伊朗曾作为美国在中东的“稳定岛”而处于其霸权体系的控制力掌握之内。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虽然游离于美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但也没有投入东方阵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的霸权达到了顶峰,伊朗的核开发当然也不能动摇美国人对未来世界格局发展的信心。然而,伴随着单极时代的结束必然是新兴力量的崛起,伊朗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的国家毫无疑问正在崛起为一个新的地区行为体,挑战着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美国自身政策的失误,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给予了伊朗挑战的绝好机会。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刺激了伊朗加速其核计划。这表明美国的霸权已经开始相对地衰落了,对局部问题已经力不从心。而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出,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伊朗渴望在地区崛起这一过程是与

伊朗核问题升级为核危机基本同步的。当然,伊朗核危机之所以对国际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意义并不能仅仅看做伊朗追求核武器能力是对世界安全的挑战,它的深层意义在于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在挑战美国的相对衰落的霸权,而且也在挑战国际社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问题的应变能力。

伊朗核危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伊朗核开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其间经历了核开发—核问题—核危机这样一个依次演进的历史发展轨迹。伊朗核危机的关键是铀浓缩及其相关活动,争论的焦点是伊朗坚持其核计划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非为获取核武器,而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认为伊朗正通过核研究谋求拥有核武器。从历史的视角考量,伊朗核开发主要涉及伊朗、美国、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这四个层面,国际格局中的不平等以及国际安全是伊朗核问题的难点所在。伊朗核危机的本质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与伊朗开始崛起的矛盾。其意义不仅仅是伊朗追求核武器能力对世界安全的挑战,而是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但挑战美国的相对衰落的霸权,而且也在挑战国际社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问题的应变能力。

[本文作者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教授。通辽 028043]

(责任编辑:马新民)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merican response to Stalin's deat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tainment but also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US policy to split the Soviet Bloc. It refracted the rigor of Cold War and the timing and practicabilit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propaganda were vital weapons of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which had an accumulative and gradual effect on the fission of the Soviet Bloc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ublic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mmon Field System

Zhao Wenhong

Abstract The word 'common' means "public" no matter it represents 'land' or 'right'.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common field system was incorporated both in a collective way of owning and using property rights in common field system community's relation with outside world and in the mixture of the land of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collective way of using their property rights in their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ran's Nuclear Crisis from History Perspective

Yao Daxue

Abstract Iran Nuclear Crisis, one of hot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a deep historical origin. Iran Nuclear development was launched in 1950s during which it experienced nuclear development, disputes and crisi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in Iran Crisis is uranium enrichment and relevant activities, and the focus in debate lies in Iran's aim when it develops nuclear plan for peaceful use or weapons. The crisis shows America's relative declining and Iran's relative growing up. It means not only that Iran pursues nuclear weapons to challenge American's declining hegemony but also challenge the 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to deal with coming problems.

On the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Byzantine Empire

Xu Jialing

The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Byzantine Empire during 7-9th centuries is a noticeable 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medieval Europe. To inherit Roman tradition, Byzantin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n the immigration of military soldiers and ordinary farmers. However, compared to Roman's traditional policy to overspread immigration, Byzantine paid its main attention on the frontiers of its territory. The policy on immig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ject the barbarian elements of "New comers" from Balkan and Asia Minor Peninsulas into Byzantine social life, stimulated the syncretism of peopl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so-called the Easter Christian Commonwealth.